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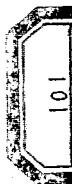
海上奇秋

— 獨幕劇 —



馬彥祥編

傀儡登場，居然也有臺步做工；花旦上臺，照樣能夠耍一個「浪勁十足」！看他們像模像樣，有唱有做，其實一舉一動，都受着幕後人的牽制！



103123

101

海上春秋

獨幕劇

人物

汪精衛

褚民誼

陳璧君

陳濟成——上海中學校長

丁默邨

西尾壽造——華中派遣軍總司令

唐有王夫人——歐陽立微

梁鴻志——維新政府代表

王克敏——臨時政府代表

衛士一人

地點

上海愚園路某大

時間

二十八年十月二日

開幕時，汪精衛，褚民誼，梁鴻志，王克敏四人在場，時三巨頭會議剛開完，似乎已經成僵局了。

褚：克敏先生，大家別發氣，我們再來談一談如何？這也不是汪先生一個人的事，問題雖然很複雜，不過只要我們能夠捐除成見，總有辦法解決的（向梁），鴻志先生，是不是？

梁：褚先生的話固然不錯，不過說到『捐除成見』這就很難了，我們同汪先生是初次合作，有

什麼處見可辭呢？要說有成見，這成見也決不在我對克敏先生，這一點，希望能得到汪先生的諒解。

汪：你二位的意思，我當然明白，不過目前財政基礎還沒有穩定，這是事實，『臨時政府』同『維新政府』兩邊的收入，差不多全是間接稅，現在就維持這兩個政府已經相當困難，假如再成立一個『新中央政府』，這筆行政費就絕對沒有辦法，所以爲大局着想，暫時取消『臨時政府』和『維新政府』，建立一個『新中央政府』，實在是目前渡難關的唯一辦法。

王：好了好了，汪先生，你口口聲聲要建立『新中央政府』，既然有西尾總司令替你撐腰，我們當然不便反對。不過中國地方這麼大，單靠『中央政府』實在是鞭長莫及，所以爲各方面着想，『分治合作制』實在是最後的一個辦法。你建立你的『新中央政府』，梁院長還是梁院長的『維新政府』，我還是我的『臨時政府』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大家清清楚楚。

汪：那麼經費問題……

王：這當然要汪先生自己去想辦法，我想。既然西尾總司令要支持汪先生上台，這一點經費，該不會成什麼問題的吧？

汪：克敏先生要是這樣堅持，那我也沒有辦法，成立『新中央政府』雖然是我的願望，不過這也是西尾總司令的意思，大家既不願意幫忙，那我只有把這些困難報告給西尾總司令，請他來處理好了。

王：對了，我并且還貢獻一點意見，最好就請西尾總司令直接向土肥原先生去談判，『臨時政府』雖然由我在主持，實際上是他負責，一切只要他同意，我不成問題，我不成問題。

梁：不過恐怕土肥原先生也未必肯同意。

王：那是他們內部的事，我們就過問不著了。

褚：王先生，梁先生，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汪先生當外人看，汪先生爲什麼離開重慶？汪先生爲什麼要建立新政權？還不是爲了求和平，爲了救中國麼？王先生同梁先生爲什麼肯出來組織南北政府？也還不是爲了求和平，爲了救中國麼？大家的目的既然一樣，大家就等於是一家。

寒：（出來打圓場）王先生，有話好商量的，不要紅臉，被外人知道了，倒笑我們事情還沒有成功，已經起了內閣。我想汪先生即使組織『新政府』，也斷沒有把各位撤開的道理。這兩年來，多虧王先生跟梁先生兩位而努力，才把『中華』、『秩序』維持起來，將來的新政府當然還得借重大家，汪先生不能唱獨腳戲呀！

梁：聽說汪先生的新政府要實行『憲治』，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同意。我們過去就是被國民黨打倒了，現在我們……

汪：不，不，我主張『憲治』，是真正國民黨的黨治，經理的三民主義，有一部份固然是至理名言，但也有一份部分與現在的環境不大相合，需要加以修改，只要把這一部分改正了，就沒有問題。我現在所提倡的國民黨與過去的完全不同，非但不會打倒諸位，而且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。

梁：克敏先生，你以為怎樣？

褚：克敏先生當然是贊成的。

寒：我贊成『自治』，自己管自己的事情，別的

我不知道。

汪：關於黨的問題，本人還有一點補充說明，克敏先生跟鴻志先生都不是外人。我可以想明白的表示，我既然反對國民政府，當然就與日本政府。日本政府是主張反共的，我當然也要反共。因此我一定要成立一個國民黨來打擊共產黨，不過將來如果日本政府改變了策略，或者竟然步德國的後塵同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，那麼我們也可以隨機應變，那時候，說不定我們取消國民黨。這些都是小事，好商量的（桌上電話鈴響）

褚（接電話）喂那裏！

寒：怎麼？領不到？……唔，在這裏，辦呢！……呀！好吧！（掛上電話）汪先生，糟糕糟糕！歐陽來電話，說他去領九月份的活動費，沒有領到，原定每月四百萬塊，從九月份起，說是最多只能發五十萬塊了。

汪：什麼？過去每月四百萬，我們還覺得不多分配呢，這月要是只發五十萬，那怎麼辦呢？你

沒有問他，這是誰的意思？

褚：他說這是西尾總司令的意思。

（王榮二逆在旁竊笑。）

汪：這簡直是開我的玩笑！這四百萬的數目是我上次在東京同平沼先生談好了的。他答應在『新中央政府』成立以前，每月供給我們這些活動費。現在『新中央政府』馬上就可以實現了，為什麼從九月份起，就減少這許多呢？這簡直是開玩笑，開玩笑！

王：抱歉得很，汪先生，我們要走了，後會有期，祝你好好的幹吧。

梁：汪先生，祝你努力，我們能够幫忙的地方，一定幫忙，再會再會。（起身要走）

褚：汪先生，梁先生，我們再商量商量。

王：對不起，你們自己先商量商量吧！（與梁同下）

褚：這……這怎麼辦呢？

汪：民誼你不要着急，我想這消息不一定靠得住，等我見了西尾總司令再說。不會的，決不會的！

（陳璧君從裏面的房間裏出來）

陳：哦？王代步同梁代表都走了麼？怎麼？說得還順利麼？

褚：汪夫人，簡直糟糕透了，剛才歐也來電話，說從九月份起，我們的活動費減少了三百五十萬。

陳：那可怎麼好？上一月黨員方面的津貼都還沒有發，連汪先生衛隊的餉還欠着呢！那怎麼得了呀？

汪：我想或許不至於，組織『新中央政府』本來是東京方面的意思。那次我同平沼先生談判的時候，這筆活動費就是重要條件之一，他當時滿口答應，而且我們也已經領了好幾個月了，自從八月裏召集了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後，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都非常順利，聽說東京方面更是滿意，怎麼忽然會……

陳：是呀！最近這幾個月來，我們的工作做得卻不錯呀！輿論界方面，像文匯報，導報，國際日報，都已經收買過來了。有的雖然還沒有買過來，可是自從把大晚美報的朱德公幹掉以後

，也沒有再敢公然在報上反對『和平運動』。教育界方面，更不必說，文人的胆子最小，大家鑒於吳志齋海帆兩個屈死鬼的榜樣，誰也不敢說個『不』字，連修改教科書這樣的事都做到了，還要怎麼樣？

褚：所以前途確是光明，很樂觀的。

陳：就是說到對外方面，我已經計算過了，『新中央政府』成立以後，在國際方面，起碼有十個國家可以承認我們的。

褚：喔，有這麼許多麼？

陳：怎麼沒有呢？讓我算給你聽，德國，意國，捷克，阿比西尼亞……

汪：捷克同阿比西尼亞都已經亡國了，怎麼算得呢？

陳：管牠亡了沒有，反正牠過去總是一個獨立國家，還有西班牙，日本，還有滿洲國，還有臨時政府，維新政府……還有……

汪：得了，得了，現在問題就在臨時政府同維新政府。

陳：怎麼？難道怕王代表和梁代表將來不肯承認

麼？

褚：汪夫人，且慢談將來吧，現在他們就不肯承認呢！他們反對汪先生成立『新中央政府』，剛才話說得好難聽呢！

陳：這話看官你真是受不得，只知道爲自己的利益打算盤，連一點新國家觀念都沒有，說句老實話，汪先生肯跟他們合作，真是看得起他們！

褚：雖說不是呢？他們就不受點指責。

陳：那麼怎麼辦呢？（外面有女人吵鬧聲：『爲什麼不讓我進去？』）

汪：誰？外面這麼吵鬧？

褚：我去看看。（外面繼續吵鬧）

汪：唐夫人，你聽我說……

唐：你不必再說了，汪先生，你的一番理論我已聽飽了。總而言之，不管你是什麼主意，你總不能抹煞事實，中日兩國六十七年以來，一直是日本侵略中國，我們一再退讓，讓到讓無可讓，忍無可忍才起來抵抗的。兩年多以來幾百萬的忠勇將士，在前方的冒著砲火，與他們

浴血奮鬥；在後方的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無論文化方面，生產方面，都在那裏努力流汗，這些不都是事實麼？汪先生，你過去在黨在國都會經過一番歷史，國家待你不薄，為什麼在舉國一致，主張抗戰的時候，你偏偏就要違背良心，做出這樣不顧國家民族的事情來！汪夫人，褚先生，你們都是汪先生多年的同志，無論在公在私，都有勸阻汪先生的責任，你們為什麼讓他這樣任性？為什麼由他這樣一意孤行？這不比過去的内戰，這是賣國的行爲呀！我是一個女人，我的能力很薄弱，不過因為有王在世的時候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不忍看大家這樣毀滅，當我剛才接到你們寄給我的宣言，說你們最近就要在南京成立偽政府，要我簽名擁護你們的時候，我真憤恨極了。我恨不得把你們一個個都宰了！但是我不能，我沒有過力氣，所以我只好起來找你們。人家都罵你們是漢奸，是賣國賊，我不忍這樣，我們都是同樣的中國人，都是黃帝的子孫，我想人心都是一樣的，你們或者因為一時的意氣，或者是一

因為一時的誤會，或者是因為一念之差，以致造成了這樣一個天大的錯誤。現在只要能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，挽回大局還不是絕對沒有辦法。現在你們的偽組織還沒有成立，悔悟是來得及的。汪先生，你要顧念到整個國家的前途，你要顧念到四萬萬五千萬的民衆，你總知道，違反民意的人永遠是失敗的。

汪：唐夫人，在私人的友誼上，我感謝你的好意。不過我不能不告訴唐夫人，我出來組織新政府，倒見得是我一意孤行，這正是民意。報紙上的輿論，你總看得見的，教育界文化界的人都是知識份子，他們也都贊成和平運動，其他的民衆團體更不必說，這些都是事實，唐夫人，難道不知道？

唐：你的把戲，誰還不知道？這幾個月來，把整個上海都快鬧翻了，能鬧得了誰？這種自欺欺人的話，虧你有臉皮說得出！

汪：（忍無可忍了。）唐夫人，說話留點分寸，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誰的面前講話！

唐：哼！在誰的面前講話？難道你還沒有弄清楚

麼？告訴你。你這種行為，對黨爲不忠，對國家爲不忠，對同志同胞爲不信，對祖國父母爲不幸，我就是在這……

汪：住嘴，我今天要不是顧念過去有王兄的交情，看我怎麼對付你！

唐：對付我？哼！我要是怕你對付，我今天也不來了。（把桌上二千塊錢掙到他臉上）這些錢還你們，留給你們自己買棺材用去！

汪：把她拉出去！來人哪！

（一衛士由外入，褚良誼推唐，唐罵不絕口，被拖了出去。）

褚：（勸慰）汪先生，不必生氣，犯不上跟這種人一般見識。（校鈔票）

陳：太豈有此理了！天下竟有這種不講理的女人！昨天你們要寄宣言給她，我就不贊成，憑她這樣一個女人，有什麼力量！（看見褚良誼把鈔票攥起，正要放到口袋裏去。）這一千塊錢不厚，我要！真是狗咬呂洞賓！

（丁默邨匆匆由外入）

丁：汪先生沒有出門，好極了，現在事情真有轉

棘手，剛才我在電話裏報告的消息，汪先生已經知道了吧。

汪：默邨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丁：據說原因是爲了這幾天在湖北，我們接連吃了幾個敗仗，西尾總司令非常震怒，他認爲我們在軍事方面對他們毫無幫助，說我們徒然消耗他們的金錢，不但在國際上沒有發生一點影響，就是對重慶政府也沒有發生什麼打擊的作用。

褚：這不能成個理由呀！湖北的戰事失利，這是他們軍事當局的责任，本來不干我們的事，至於國際上的影響，在新政府沒有成立以前，本來是說不上的。

丁：（手裏拿着一份報紙）還有，你看見每天報紙上連篇累幅的學校停學啟事廣告，都是表明態度，不願附和我們。他認爲我們沒有榮榮，也就沒有力量。

陳：默邨，這應該是你負責的！

丁：汪夫人，我可能做的差不多都做了，錢也花得不少了，警告信也發得不少了，可是他們有

一部份人真不怕死，你叫我有什麼辦法？最叫我生氣的是陳濟成，就是上海中學的校長，他本來已經加入了我們的組織的，今天忽然在報上登了一個啓事，汪先生你看，他雖然沒有明白表示脫離我們，可是他的態度非常消極，這是最要不得的，我想非嚴厲對付他一下不可！

汪：你看怎麼辦？

丁：我剛才一看到啓事之後，就立刻去找到了他逼着他跟我來了，現在我叫他在外邊會客室裏等着，請汪先生先問問他，看他是什麼意思？

汪：好，叫他進來吧。（褚按鈴）

丁：新聞界方面，我已經辦得差不多了。明天除了我們的中華日報之外，有五家報紙的社論也都是擁護汪先生上台的。其他的報紙，雖然還不能跟我們一致行動，但是也絕對不會有反對的表示。（衛士上）

褚：對外邊會客室請陳先生進來。（衛士下）

陳：現在日子愈來愈近了，今天已是二號，離雙十節只有八天，所有的問題都非得在這八天裏解決不可。

褚：問題實在太多了，首先是經費問題，其次是『臨時政府』同『維新政府』的態度問題，汪夫人，我們來具體的計劃一下如何？八天的時間，只要大家拼命努力，我想還來得及的。

陳：好的，我們去計劃計劃看。（同下）

汪：事情會這樣棘手，真非我意料所及。

（陳濟成自外入）

濟：汪先生。你找我來有什麼事麼？

汪：今天我在報上看到你的啓事，說你因病辭了上海中學校長的職務，並且態度有點消極，是真的麼？

濟：汪先生，請你原諒我，這兩個月來。我真是痛苦極了，這是我有生以來所不曾遭遇過的，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法。我只求求你，汪先生，你放了我吧！

汪：陳先生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濟：我辦理上海中學已經有十六年了，在這十六年裏面，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，費了多少精神，學生一天比一天增多，校舍也一天比一天擴充，到今天，居然能够有三千多個學生，汪

先生，你知道這不是容易的。但是，想不到這一學期，開學不久，因為參加了汪先生的組織，我的學生就開始「離校運動」來了，三千多個學生，陸陸續續的走，到今天為止，只剩下三分之一都不到了，我能眼看着學校這樣下去麼？我沒有法子，曾經召集了一次學生，叫他們安心讀書，但是，汪先生，你萬萬想不到的。他們竟然當面罵我是漢奸，我精神上受的打擊實在太大了，至於物質上的損失，更不要說了，走了兩千多學生，半年的學費就是十二萬哪！汪先生你想想，十二萬哪！這個損失我受不了，我會經請求了先生，請汪先生補助我一點，丁先生說這個絕對辦不到，說我既然加入了本黨，受一點犧牲也是應該的。

丁：是的，陳先生這一次，經濟方面確是有相當的損失，在理本黨應該給以補助的，不過陳先生的參加本黨完全是他自動的，並不是我們去拉來的，他的加入本黨可以說完全是信仰我們的和平主張。所以陳先生的損失，也可以說是以了國家而犧牲，爲了主義而犧牲，爲一國家

「主義」而犧牲身家性命的，還不知道有多少，這一點金錢損失，又算得了什麼？

汪：丁先生，說話要盡良心哪！你說我參加汪先生的組織是自動的麼？我過去既不是黨員，我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。

汪：那你爲什麼要加入本黨呢？

汪：這不是爲了「特工總指揮部」的恐嚇信麼？

丁先生，你自己憑良心說吧，你是「特工總指揮部」的部長，你不寫信恐嚇我，威脅我，我會來找你麼？

丁：就說是「特工總指揮部」給過你信，那信裏也不過是警告你，不要反對汪先生，不要反對和平運動，並沒有強迫你來參加我們的組織呀！

汪：不錯，這是我自己一時的錯誤。我以為這事情不會有人知道的，爲了保護自己生命的安全起見，就參加了你們的組織。

汪：陳先生參加本黨，不論你的動機怎麼樣，我們總是歡迎的。我想，我們也並沒有虧負了陳先生。陳先生以初入黨的身份，這次六大大會裏居然就被選爲黨部的候補監察委員，這就很

對得起陳先生了。爲什麼現在又動搖了呢？

濟：我並不要當什麼委員，我並不要當什麼委員

，汪先生，我只要你相信我那十二萬塊錢的學費，我受不了這麼大的損失！汪先生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，你不還我這十二萬塊錢，我活不了的了！

（衛兵上）

衛士：總司令到。

丁：不好，西是總司令來了！

汪：陳先生怎麼辦呢？

丁：裏面去躲一躲吧。陳先生，西是總司令來了

，請你裏面去，裏面去！

濟：不，不，汪先生，我的十二萬塊錢！十二萬

塊錢！

丁：你先進去，別的話回頭再說。

（推陳濟成進屋裏去。）

（西是上，汪趨前握手。）

汪：總司令好，請坐。

西：請坐。

汪：關於「新中央政府」成立的事，王代表葉代

表剛才已經來討論過了，原則上，他們非常贊同，問題就在經費上問。

西：是的，今天我想問汪先生來談的，也正是這個問題，照目前各方面形勢來看，「新中央政府」的成立，似乎還有許多問題。

汪：總司令的意思是——我是說，縱然有許多問題，我們一定有方法可以解決的。

西：汪先生這種精神很好。過去你曾經是我們的對頭，而且是最大的對頭之一，但是現在呢，在東亞和平大局上，在中日親善的精神上，你的主張和我們的策時不謀而合，我們的立場可以說完全是一致的。因此我不能不替你的行動作聲援，我不能不用這種的方法來支持你。

汪：對於總司令愛護我的意思，非常感激。

西：我不敢將王先生同梁先生他們，他們雖然也誠心誠意的肯跟日本政府合作，但是他們究竟是舊式的中國官僚，沒有主張，沒有見解，除了知道爭權奪利，巴結費營商外，唯一的長處，就是肯聽指揮，要他們怎麼做就怎麼做。至於汪先生你就不同了，你不但是一個政治家，而

且是個思想家，不但是個實行家，而且是個理論家，尤其是你具有幾十年的革命歷史，在中國國民黨裏你佔着很高的地位，所以要求中日合作，你實在是我們唯一的一個對手。

汪：這是總司令的過獎。不過我們的確相信，沒有日本的援助，中國的革命就永不能成功，而且，日本今後在東亞以及中國的優越地位，就連中國人也是不能否認的。

西：但是這一次我們的估計錯了，我們萬萬沒有想到，汪先生脫離重慶政府這樣一件大事，對於我們的利益竟是這樣少。第一，重慶政府不但沒有受到打擊，而且他們的和平空氣反而因你的出走，漸漸的消失了。第二，在軍事方面，中國的軍人居然會沒有一個人響應你的和平主張，弄得你現在手下連一兵一卒都沒有。此外，像黨方面，經濟界方面，你的力量也都表現得非常微弱。

汪：不過這次的六全大會，成績倒還不錯，到的代表居然有兩百多個呢。

西：唔，名單我都看過了。到現在為止，你所找

到的人，差不多是些三四等以下的角色，這些鶻鶻狗碎，牛頭馬面的東西，不但够不上黨部長，就連做司長的資格都怕有問題，像這樣的班底，不知道汪先生預備玩些什麼把戲。

汪：比較有資望的同志，有的是有的，不過他們都在重慶，行動不能自由，沒法參加，這些時候我一定會拉他們過來。

西：要是說在重慶的不能來參加，那麼在上海的呢？無論在那一方面，好像攻擊你的人挺不少呢！

汪：因為因為……

西：因為你已經沒有把握羣衆的能力了，我想，汪先生。你總是不是？

汪：唔，唔，是的，唔，不，不！

西：爲了這種種原因，所以「新中央政府」暫時緩些成立，倒比較好一點，照現在的情形看，即使成立起「新中央政府」來，對於恢復秩序的力量，是不是準能比目前佔領區域裏的地方政府好，也是值得考慮的。

汪：總司令，「新中央政府」如果不成立起來，

那我們的許多同志還做些什麼呢？

月

西：沒有事，就少作一點事好了，所以原定每四百萬的活勵費，也不需要這麼多了，從九月份決定減少三百五十萬，每月發五十萬塊，這一點錢給大家生活生活，大概也够了。

汪：唔……這……

（汪呆若木鷄，陳濟成突然從後面跑出來向汪跪求。）

濟：汪先生，救救我救救我，我的十二萬塊錢！

（向西）總司令，總司令，他欠我十二萬塊錢

，他不還我！請你救救！救救我！

西：去，去！（揮之不去以槍柄擊之，陳倒地。）

（大家都跑出來）

汪：（問汪）這是什麼人？

西：這是本黨的候補監察委員陳濟成。

委員，難怪你不會成功了！（笑着出去）

（大家面面相覷，汪倒在椅子上，大家叫『汪先生，汪先生』！）

（閉幕）

上海春秋

獨幕劇

有著作權

定價每冊國幣

三分

編著者 馬彥祥

香港皇后大道中

出版者 申萱出版社

代售處 各地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出版

